



# 植物耶稣

## 二访奈曼旗(之四)

这次再访奈曼导游小姐的说法较之更进了一个层次：这个怪柳的身上，几乎浓缩了我们沙区的众生相。

文 | 哲夫

奈曼旗古为鲜卑之地。唐朝属营州都督府治。辽金时为兴中府北境。明初为蒙古所长期占据，奈曼为部落之号。清初设奈曼旗。南部属低山丘陵，中部为风沙地，北部为冲积平原。河流主要有老哈河、西辽河、教来河等。属半干旱大陆性气候。

从熬汉旗走入奈曼旗时，才知道我们走得是当年康熙帝巡视的路线，兴奋点似乎有些浅薄，但也颇能说明大家对这片土地的敬重，不仅来源于这片土地本身，还来自于对这片土地曾经拥有者的钦佩。遗憾的是，曾几何时树草生长得十分茂盛的树林草原，近年已经沙化。

沙区人生活的艰苦匪夷所思。记得那天我从越野吉普走出来，走向地处黄土丘陵与沙地交界处的沙日浩来镇了解退耕还林情况。爬上科尔沁沙地高高的沙丘，发现了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沙区里的大人小孩乃至漂亮的女孩子，在沙地里行走时，几乎都光着双脚，而且无一例外都不穿袜子。松软的沙地上到处都留有女孩佻脱好看脚丫子的印儿，精犷孔武会翻起沙尘的则是汉子们的脚印。这让我想起一句过去很流行的歇后语，光脚板撵朝庭——精忠报国。还有一句时下俗语：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汉子光脚也还罢了，何以女孩子也不穿袜子？揣了这个疑惑，也不好问别人，只好姑且质疑。

眼前悉数科尔沁沙地特有的新月形的沙丘和浑圆的沙堆，都不甚高大，不注意还以为一马平川，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平坦中的跌宕起伏，直延伸向望不到边的远天远地。风的强力的雕塑，使沙地看起来如同一片瞬间凝固的大海的波涛，每一个波头都有自己的起伏和造型，并会随着一次又一次风的托举和推动改变沙丘的形态。治沙和固沙，要先用稻草在沙地扎下一个一个草方格，再在草方格种诸如红柳沙蒿等各类耐旱植物，这样沙子就不会被风搬起去远走高飞，沙尘据说最远能驾着狂风飞到日本和美国，植物也能在沙子里慢慢扎下根来。

我们顺着一个个草方格固定下来的沙包，去黄花塔拉镇参观他们的绿化点。

长时间穿行在一人多高矮已经有五年生长史的稀疏的黄柳和锦鸡儿的绿化带里，不知不觉鞋里就灌满沙子。黄花塔拉镇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他们的房子常常会在沙尘暴过后，被沙子掩埋及屋顶。这时候每每会有牛羊顺着沙坡上到屋顶淘气，它们的蹄子尖锐的像钻头和有力的锤子，不经意间便会在屋顶踩出一个一个小洞，这些小洞即刻间漏下的沙子足以把房子填满，发现不及时或是屋子里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就很有可能被沙子活埋。

类似沙子活埋人的悲剧发生的已不是一起两起。他们被沙子烤得焦黑的脸上有无限怅惘和无限

山西省作协副主席、《都市》主编、一级作家。已发表上千万字。代表作《天猎》《地猎》《执政能力》《哲夫文集》十卷本、《哲夫文选》十卷本。

憧憬地告诉我,过去不是这样,过去,科尔沁沙地全是树和草,沙丘与沙丘之间,到处都充满天然形成的一小片一小片绿色的小湖泊,亮闪闪的好看,现在已经一个也见不到了。

那是下雨时积聚在低洼处的一潭又一潭的天水,活泼泼的,美丽明亮的如蒙古族小姑娘天真无邪水汪汪的大眼睛,每一下长长睫毛的眨动,都会伴随着天光云影,招来飞鸟的嫉妒。

如今那些明亮如绿宝石般的沙地的眼睛,早已被日益干燥的流沙晒干吮瞎了。

回到驻地脱下鞋子时发现,皮鞋被沙子磨损了光洁的皮面,新换的真丝袜子的底部也布满了无数细小的孔洞。正自奇怪,却无意中从脱下的鞋里倾倒出一堆沙土,这才明白,孔洞皆拜细沙所赐。也恍然大悟参加治沙的女孩子会光脚丫子,是因为没有那么多袜子好穿。

还有,头一回来时,没有太多留意,只觉得奈曼人有点黑,似乎个个体内都流淌有非洲人的血液,人们脸上的釉彩很重。这一次认真观察,发现八年过去,仍复如此,连经常呆在教室里的老师的脸上,都镀得有太多阳光釉。包括我自己和几个男同胞,也没几天,就开始大踏步地走向非洲。这才知道并非天生如此,要怪这里的紫外线太过强悍和热情,太过喜欢亲吻裸露的脸,相当于沙浴的效果。

初访奈曼,甫一进入奈曼境内,自称老蒙古人的区域城建工委主任敖斯尔便兴奋地探首车窗外,拿一双大手戳点着路边,吼喊着让大家一起看:看到没?那些形状奇特的柳树。那些疤痕和结节,那都是被风沙吹打的,吹打得它们连叶子都没有了,连枝子都没有了,连生命都没有了,好像已经死了,可它们还活着的,每年春天,它们还可以生出嫩绿的枝条……

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奈曼的怪柳比新疆的胡杨还要耐看!

随着敖斯尔手指的戳点,我好奇地打量它们。已近日落时分,薄暮冥冥之中,暮色浸染中的路边沙地上的怪柳,呈现出千奇百怪的造型,有的像动物,有的似魔怪,有的似抽象艺术。它们的模样让人委实不敢恭维,尤其离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婀娜柳树更是远了点。它们高不过四米、粗也无非半搂,全然没有分枝分杈,龟裂的树身七扭八歪,恍若一个恐怖的梦境。许多树看起来已经不像是树,有的只在树头勉强滋出一圈儿稀疏的嫩绿,远望去像

个用残了的经常洗刷油腻的锅刷子,已经不能继续使用。有的像是佝偻着身腰的多病老妪策杖而行,有的宛若蠕动在海底的长了疙瘩刺的弯曲身体的褐色海参,还有的像聊斋中披头散发的精怪,以吓唬人为己任。特别是那些濒临枯死的怪柳,高难度的杂技运动员也似,努力地扭曲盘绕自己的四肢,不可思议地任意弯屈躯干,与其说浑身长满枝条,倒不如说是长满了鞭毛,不像是树,倒像一条条模样可怖的放大的松毛虫,甚或是蜈蚣抑或是蝎子,不一而足。

很难用龙蛇来形容它们,因为龙蛇的身上有鳞甲,与美丽孔武接壤,而它们的节肢上是多毛的,汹汹然,不是威武而是恐怖。但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很顽强,弯了腰的,挣扎着不肯倒下,已经倒下的,却还要崛起腰身,弓形挺立。全然是苦难姿态的顽强大展示,或是顽强生命在苦难中的恣肆。这是一种与人类已经疏陌已久的另类辉煌,曾几何时在自然还自然的时候,在人类还不曾自私自利老奸巨滑的时期,在童年人类的身上也不乏它们的影子。

敖斯尔褐色的脸上全是忧郁,用诗一样的语言告诉我:这种怪柳,被当地人称之为疙瘩柳。说它们的寿命跟甲鱼一样长,所以也有人叫它们王八柳。还有人叫它们是鬼柳,估计那是胆小鬼走夜路时得到的感受。是1962年发洪水时从上游冲下来的树种,也不知究竟来自于何方?后来它们就不约而同地长起来,长满了奈曼沟沟坡坡所有地界,几乎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开初人们拿着豆包不当干粮,不知珍惜它们,当烧柴并清除它们开荒种地,全旗只剩3000多亩。才知道不是凡物,是上天派来镇压沙化土地的,还能发展旅游。旗里禁止砍伐它们开荒种地。但耕地还是在增加,怪柳还是在逐年减少,真怕有一天它们会灭绝!

这次再访奈曼导游小姐的说法较之更进了一个层次:这个怪柳的身上,几乎浓缩了我们沙区的众生相。沙区人和怪柳,都不畏风沙,不怕困苦,顽强不屈,坚韧不拔。这些年奈曼生态建设搞得好,旅游也发展起来,怪柳已经成了我们奈曼旗的符号,成了奈曼不可或缺的旅游资源。看怪柳,到奈曼,别处没有。沙区人以后能不能变富也要靠它们。在奈曼保护怪柳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也许有人看惯了城里街边那些挺拔俊俏行道树,会对怪柳的奇形怪状嗤之以鼻,可饱受风沙之苦的奈曼人,却认为怪柳既美丽又可爱。